

编者按

近日,2020年度(第十八届)黎巴嫩国际文学奖评选揭晓,绍兴籍著名诗人蒋立波荣获该项国际文学奖创意奖。蒋立波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,至今出版了多部诗集,诗作被译成英文和希腊文传播。本期推出蒋立波的新作《成像学》,并配发绍兴文理学院教授山尹的评论,一观他的诗歌美学与精神世界。

成像学(组诗)

□蒋立波

●古镇印象

雨巷光洁的卵石如一枚枚新下的鹅蛋,
等待商业的粗盐前来腌制。

本地导游的高音喇叭像是一种训诫:
诗,没有义务帮你认领一个冒牌的戴望舒。

●与友雨中访郁达夫故居

连日冻雨,富春江寒雾茫茫,
像一个乱世中的故国不可触及。
偶有零星雪籽,频频骚扰疲倦的雨刮器。
来不及返青的柳条在耐心地垂钓
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失踪者的形象。
你曾经出发的南门码头犹在,
但被时间废弃的航道已不可能再次挖开,
只有青铜的身体里沉埋的铁锚
还在紧紧拽住不可靠的记忆。
仅仅一个下午,我们竟然几次遇见了你:
在富春山馆,在故居门口,在鹤山公园,
在陈列柜展示的模糊的照片上。
但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?
清矍的,英俊的,落拓的,颓丧的……
或许一个都不是,或许每一个形象的意义
仅仅是为了背叛另一个形象,
就像玄铁否定青铜,发黄的纸张否定玻璃。
旧体诗否定意识流小说。
春天斜体的细雨,否定迷雾深处
被用力拧出的悲剧的生平。
快要开谢的两株腊梅像互相争吵的
上联和下联,在平仄中构成一个更大的矛盾。
敲打芭蕉的苦雨,反义于一只柚子内部
因不断皱缩而缓缓聚拢的甜。

●雾的诗学:风来岭札记

1/ 雾,让声音饱满,多汁,
甚至可以啜饮和涂抹,
像一条溪水依次流经喉结、舌头、牙齿。
在诗人们的朗诵中,
一个湖泊隐匿的脸庞慢慢显露。

鸟鸣,雨滴,掉落的野槲果,
以及表盘里时针和分针相剪时瞬间的迟疑,
都通过唇齿的摩擦,被清晰地一一传递。
这种微妙或许只有在雾中才能领会,
犹如一只松鼠摘取松球时的那份娴熟。
撑伞而过的诗人,他身体里的雾,
显然比我们携带的忧伤更多。

2/ 大雾中,许多东西都藏起了身影,
但诗依然没有放弃寻找,
像是有一把镊子,耐心地夹取
细微到可以忽略的颗粒。
这符合一种古老的诗学教诲:
“诗不负责揭示,而是隐藏。”
当我凝神于山庄菜园里的一棵卷心菜,
那一张张翻卷的叶片,
让我更加确信,唯有藏身于其中的一条青虫,
洞悉了存在内部的奥秘。
而刚刚端上餐桌的一篮油桃,那一种甜
在诗的新鲜的经验里还显得陌生。

●成像学

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,乡村公路上,
一只瘸腿的狗突然横穿而过。
有那么一个瞬间,在汽车大灯刺目的光束中,
它站在那里凝然不动,
像一尊雕塑:那曾被黑暗凿刻的惊惧,
被交付给过于耀眼的光明。
在如此切近的距离里,
在这样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,
它眼睛里的惶恐与无助利爪一般将我攫住。
这样的瞬间仅仅持续了两三秒,
就像是一次临时的焊接,
就像是我身体里永远不会交出的黑暗的秘密,
被意外地焊接到了一只狗的身上。
它高高拎起的一条受伤的腿,醒目得
如同一截漆黑的烙铁被焊接于
经验与想象之间最小的那道缝隙。
许多年之后,这条高高拎起的受伤的腿,
仍然在生命的感光层上一次次曝光,
最终成像为一个诚挚的问候。

●冬日来临

冬日来临。昨夜蒙霜的窗玻璃上
手绘出丝绒般精致的图案。

清洁工的扫把,抹除凛冽中起伏的阶级,
和豆浆一起翻滚到胸口的冤屈。

那拖曳着的几粒寒星像老式有轨电车擦出的
火花,为早起的小学生分发冰冷早点。

公园里被剪矮的树枝,像一架架崎岖的鹿角
抵住浓雾中越来越低的天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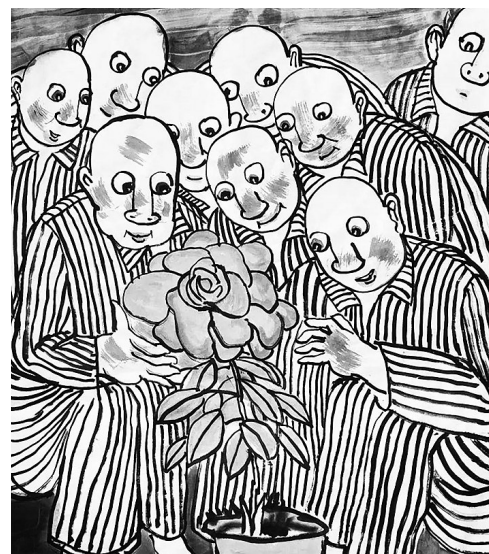
书桌是另一片郊区。上世纪的一封信还没有写完,
寒气已经冻住墨胆里最后一滴水。

笔尖赞同婴儿的吮吸,枯枝赞同那只拍翅而去的飞鸟,
因为枯山水里仍有秘密的泉涌。

而在更幽暗的深处,蚯蚓蠕曲着躯体,
将一个泥土般沉默的祖国吞咽。

●秋日的旁观者

秋天来了。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公园里的人工湖
并且绕着这个湖一圈圈地走
犹如一张唱片
只有当我成为一根唱针,那涟漪的乐曲
才会在沉默中一遍遍循环播放
微凉的风中,柳树在俯身,但深渊
并不一定用于照影,那深入渊面的
柔弱枝条更像是一次忘我
在深深的鞠躬中
啜饮或搭救
边缘焦黄的荷叶,立于自己的倒影之上,莫非那一团枯墨
才是它真正重获的本体
而在反复的移动里,我得以成为一名旁观者
虽然我始终只愿意接受边缘、偏僻、少数
湖底乌黑的淤泥
以及一只蝉突然的嗜睡。在凉下来的敌意里
学习远郊的荒凉与火锅的灼烫
像一个倒挂在树枝上的人给予我的告诫
这个世界许多时候都要倒过来看



←蒋立波,浙江嵊州人。曾获“柔刚诗歌奖”主奖、“突围年度诗人奖”、黎巴嫩“Naji Naaman国际文学奖”创意奖等奖项。辑有诗集《折叠的月亮》《帝国茶楼》等。现居杭州远郊。

■评论

时间的三重奏

——读蒋立波的组诗《成像学》

□山尹

《成像学》这组诗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它们的空间特征。让我们从《冬日来临》开始,诗歌首先以平视的方式描绘近景(“窗玻璃上……”),然后视野转向窗外的街道(“清洁工的扫把”“早点”),随着视野逐渐延伸至远方,“几粒寒星”“公园里被剪矮的树枝”,以及天空本身,陆续进入诗歌,随后,突兀而有力地,通过书桌即郊区(视觉极限之处)的隐喻,空间被瞬间切换到室内,再通过词语粘连的方式(“枯枝”和“枯山水”)完成具体空间向想象空间的转换,眼前景被对“更幽暗的深处”的想象所代替,结束于泥土深处蚯蚓的吞咽活动。诗歌的外部空间横向从室内远至视觉极限,纵向从天空直到底地深处,广阔深邃。一般与外部空间相对的是主体的内部空间,但是这首诗的主体却“消失”了。寒冷绘制窗花、扫把抹除阶级、寒星分发早点,树枝顶住天空,笔尖赞同吮吸,枯枝赞

同飞鸟,蚯蚓吞咽泥土,物成为施动者、意愿者,是这首诗最醒目的特点。

《冬日来临》是这组诗中最独特的一首。其他诗歌或记友朋相聚,或记诗人日常,有明显的叙述性。《冬日来临》没有行动的主体,而是以意象本身构成视觉位移,通过词语的越界搭配引入政治学词汇(“阶级”“沉默的祖国”),构建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场域,为读者提供走近诗人心理内部空间的路径。相比外部空间的广阔深邃,心理空间则通过动词的及物性表现出一种力度与意向,深入到外部空间之中。

《成像学》中有不少自我闭合的意象,如四季柚(《大垵荒村》)、卷心菜(《雾的诗学》)、柚子(《访郁达夫故居》)、西瓜、石榴(《露营记》)、树木(《砍树记》)、鹅蛋、卵石(《古镇印象》),甚至一个本书(《一首写在逃生舱边的诗》),这些意象内部充实、稳定有序,多少都可以看成是主体精神状态的象征。意象们偏居一隅,固守自身的独立,以内部沉潜的力量与秩序,对抗着世界的喧闹、挤压、碰撞甚至伤害,静默的姿态在自我防卫的同时,隐含着对外部世界的审视与批判。

当然,这些意象的闭合从来都是彻底的,鹅蛋会被“商业的粗盐”腌制,树枝会被电锯锯开,西瓜怀抱“炸裂的欲望”,柚子会“因不断皱缩而缓缓聚拢的甜”。景观社会、自然,以及主体本身的意向,共同促成了蒋立波诗歌中内部与外部既对立、疏离又互相渗透的特点。这些自我闭合的意象和诗歌中常

常以旁观者姿态出现的主体“我”一样,被诗人放置于深邃广阔的外部空间中,显得卑微渺小。不过,在蒋立波看来,由于自身的独立、充实、有序,这些卑微渺小的个体堪称这个景观社会中仅存的一点尊严与希望。

但是,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蒋立波诗歌中充满戾气的外部空间,视为全然负面的东西,恰恰相反,在蒋立波的诗歌中,内部空间正是在外部空间的刺激下,经由时间的酿造,获得整饬的面貌、沉潜的力量。蒋立波的诗歌写作,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不屈不挠地重新创造内外关系的努力。

在蒋立波那里,历史是经验的基本存在方式,尽管组诗反复记录当下的景观:中产阶级的日常、商业古镇的喧闹、诗人群体的冶游,却有一个幽深的记忆在内部做工,“卷刃的记忆”“频频跳闸的昨天”“上世纪”等词语均指向过去,正是这记忆指认了当代景观社会的荒凉,以及这荒凉来源。作为历史存在的时间是不透明的,它作为底色,渗透主体的个人时间之中,一起经历着生物时间的酿造,这正是《成像学》的主题,历史时间、个人时间与生物时间的三重融合,最终成就了那一声“诚挚的问候”。

蒋立波是一位自审极严的诗人,程一身曾经称他的诗学为“自审的诗学”,但是在《成像学》组诗里,和解的曙光已经降临。“黑暗的秘密”、创伤的生产性,才是蒋立波所谓“见证”的真正内涵及其价值所在。

←山尹,本名王芳,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,《野草》杂志刊评专家,绍兴市作协理事,浙江省文学评论家协会会员。